全唐詩話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序

全唐詩話
卷一
作者：尤袤　宋

卷二

太宗

貞觀六年九月，帝幸慶善宮，帝生時故宅也。因與貴臣宴，賦詩。起居郎請平宮商，被之管弦，命曰《功成慶善樂》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，大宴會，與《破陣舞》偕奏於庭。帝嘗作宮體詩，使虞世南賡和。世南曰：「聖作誠工，然體非雅正，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。恐此詩一傳，天下風靡，不敢奉詔。」帝曰：「朕試卿爾。」後帝為詩一篇，述古興亡。既而歎曰：「鐘子期死，伯牙不復鼓琴。朕此詩何所示邪？」敕褚遂良即世南靈座焚之。貞觀二十年秋，帝幸靈州。時破薛延陁，回紇諸部遣使入貢，乞置官司。上為詩序其事，曰：「雪恥酬百王，除凶報千古。」公卿請勒石於靈州，從之。

高宗

太平公主，武后所生，後愛之傾諸女。帝擇薛紹尚之。假萬年縣為婚館，門隘不能容翟車，有司毀垣以入。自興安門設燎相屬，道樾為枯。當時群臣劉禕之詩云：「夢一作蔓。梓光青陛，穠桃藹紫宮。」元萬頃云：「離元應春夕，帝子降秋期。」任希古云：「帝子升青陛，王姬降紫宸。」郭正一云：「桂宮初服冕，蘭掖早生笄。」皆納妃出降之意也。

中宗

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登高作》云：「九日正乘秋，三杯興已周。泛桂迎樽滿，吹花向酒浮。長房萸早熟，彭澤菊初收。何藉龍沙上，方得恣淹留。」時景龍三年也。序云：「陶潛盈把，即浮九醞之歡；畢卓持螯，須盡一生之興。人題四韻，同賦五言，其最後成，罰之引滿。」韋安石得「枝」字云：「金風飄菊蕊，玉露泫萸枝。」蘇瑰得「暉」字云：「恩深答效淺，留醉奉宸暉。」李嶠得「歡」字云：「令節三秋晚，重陽九日歡。」蕭至忠得「餘」字云：「寵極萸房遍，恩深菊酎餘。」竇希珍得「明」字云：「九辰陪聖膳，萬歲奉承明。」韋嗣立得「深」字云：「願陪歡樂事，長與歲時深。」李迥秀得「風」字云：「霽雲開曉日，仙藻麗秋風。」趙彥伯得「花」字云：「簪掛丹萸蕊，杯銜紫菊花。」楊廉得「亭」字云：「遠日瞰秦坰，重陽坐灞亭。」岑羲得「涘」字云：「爰豫矚秦坰，昇高臨灞涘。」盧藏用得「開」字云：「萸依珮裡發，菊向酒邊開。」李咸得「直」字云：「菊黃迎酒泛，松翠淩霜直。」閻朝隱得「筵」字云：「簪紱趨皇極，笙歌接御筵。」沈佺期得「長」字云：「臣歡重九慶，日月奉天長。」薛稷得「曆」字云：「願陪九九辰，長奉千千曆。」蘇頲得「時」字云：「年數登高日，延齡命賞時。」李乂得「濃」字云：「捧篋萸香遍，稱觴菊氣濃。」馬懷素得「酒」字云：「蘭將葉布席，菊用香浮酒。」陸景初得「臣」字云：「登高識漢苑，問道侍軒臣。」韋元旦得「月」字云：「雲物開千里，天行乘九月。」李適得「高」字云：「禁苑秋光入，宸游霽色高。」鄭南金得「日」字云：「風起韻虞弦，雲開吐堯日。」於經野得「樽」字云：「桂筵羅玉俎，菊醴泛芳樽。」盧懷慎得「還」字云：「鶴似聞琴至，人疑宴鎬還。」是宴也，韋安石蘇瑰詩先成。於經野盧瑰慎最後成，罰酒。十月，帝誕辰。內殿宴群臣，聯句：「潤色鴻業寄賢才，〈帝雲。〉叨居右弼愧鹽梅。〈李嶠。〉運籌帷幄荷時來，〈宗楚客。〉職掌圖籍濫蓬萊。〈劉憲。〉兩司謬忝謝鐘、裴，〈崔湜。〉禮樂銓管效塵埃。〈鄭愔。〉陳師振旅清九垓，〈趙彥昭。〉忻承顧問侍天杯。〈李適。〉銜恩獻壽柏梁台，〈蘇頲。〉黃縑青簡奉康哉。〈盧藏用。〉鯫生侍從忝王、枚，〈李乂。〉右掖司言實不才。〈馬懷素。〉宗伯秩禮天地開，〈薛稷。〉帝歌難續仰昭回。〈宋之問。〉微臣捧日變寒灰，〈陸景初。〉遠慚班、左愧遊陪。」〈上官婕妤。〉帝謂侍臣曰：「今天下無事，朝野多歡，欲與卿等詞人，時賦詩宴樂，可識朕意，不須惜醉。」大學士李嶠宗楚客等跪奏曰：「臣等多幸，同遇昌期。謬以不才，策名文館。思勵駑朽，庶裨河嶽。既陪天歡，不敢不醉。」此後，每遊別殿，幸離宮，駐蹕芳苑，鳴笳仙禁，或戚裡宸筵，王門晉席，無不畢從。景龍四年正月五日，禦大明殿，會吐蕃騎馬之戲，因重為柏梁體聯句。帝曰：「大明禦宇臨萬方。」皇后曰：「顧慚內政翊陶唐。」長寧

公主曰：「鸞鳴鳳舞向平陽。」安樂公主曰：「秦樓魯館沐恩光。」太平公主曰：「無心為子輒求郎。」溫王重茂曰：「雄才七步謝陳王。」昭容上官曰：「當熊讓輦愧前芳。」吏部侍郎崔湜曰：「再司銓管恩何忘。」著作郎鄭愔曰：「文江學海思濟航。」考功員外郎武平一曰：「萬邦考績臣所詳。」著作郎閻朝隱曰：「著作不休出中腸。」時上疑御史大夫竇從一、將作大匠宗晉卿素不屬文，未即令續。二人固請，許之。從一曰：「權豪屏跡肅嚴霜。」晉卿曰：「鑄鼎開嶽造明堂。」此外遺忘。時吐蕃舍人明悉獵請，令授筆與之。曰：「玉醴由來獻壽觴。」上大悅，賜與衣服。

玄宗

《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上官命宴東堂賜詩》云：「赤帝收三傑，黃軒舉二臣。由來丞相重，分掌國之鈞。我有握中璧，雙飛席上珍。子房推要道，仲子訝風神。復輟台衡老，將為調護人。鵷鸞同拜日，車騎擁行塵。樂聚南宮宴，觴連北斗醇。俾余成百揆，垂拱問彝倫。」開元十六年，帝自擇廷臣為諸州刺史。許景先治虢州，源光裕鄭州，寇泚宋州，鄭溫琦邠州，袁仁恭杭州，崔志廉襄州，李昇期邢州，鄭放定州，蔣挺湖州，裴觀滄州，崔成遂州，凡十一人。行，詔宰相、諸王、御史以上祖道洛濱，盛供具，奏太常樂，帛舫水嬉。命高力士賜詩，令題座右。帝親書，且給筆紙，令自賦，賚絹三千遣之。帝詩云：「眷言思共理，鑒夢想惟良。猗與此推擇，聲績著周行。賢能既俊進，黎獻實佇康。視人當如子，愛人亦如傷。講學試誦論，阡陌勤耕桑。虛譽不可飾，清知不可忘。求名跡易見，安直德自彰。獄訟必以情，教民貴有常。恤惸且存老，撫弱復綏強。勉哉各祗命，知予眷萬方。」

德宗

貞元四年九月，賜宴曲江亭。帝為詩，序曰：「朕在位僅將十載，實賴忠賢左右，克致小康。是以擇三令節，錫茲宴賞。俾大夫卿士，得同歡洽也。夫共其戚者同其休，有其初者貴其終。諮爾群僚，順朕不暇，樂而能節，職思其憂，咸若時則，庶乎理矣。因重陽之會，聊示所懷。」詩云：「早衣對庭燎，躬化勤意誠。時此萬幾暇，適與佳節並。曲池潔寒流，芳菊含金英。乾坤爽氣澄，台殿秋光清。朝野慶年豐，高會多歡聲。永懷無荒戒，良士同斯情。」因詔曰：「卿等重陽宴會，朕想歡洽，欣慰良多，情發於中，因制詩序，令賜卿等一本，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，同用清字。明日內于延英門進來。」宰臣李泌等雖奉詔簡擇，難於取捨。由是百僚皆和。上自考其詩，以劉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為上等，鮑防於紹等四人為次等，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。而李

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，不加考第。韋綬以內相感心疾，罷還第。帝九日作《黃菊歌》，顧左右曰：「安可不示韋綬？」遣使持往。綬遂奉和附使進。帝曰：「為文不已，豈頤養邪！」敕曰：「自今勿復爾。」

文宗

裴度拜中書令，以疾未任朝謝。上巳曲江賜宴，群臣賦詩。帝遣中使賜度詩曰：「注想待元老，識君恨不早。我家柱石衰，憂來學丘禱。」仍賜禦紮曰：「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，故令示此。卿疾未差，可他日進來。」御劄及門而度薨。帝聽政暇，博覽群書。一日，延英顧問宰相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蘋。』蘋是何草？」時宰相楊玨楊嗣復、陳夷行相顧未對。玨曰：「臣按《爾雅》，蘋是蓱蕭。」上曰：「朕看《毛詩疏》，葉圓而花白，叢生野中，似非蓱蕭。」又一日，問宰臣：「古詩云：『輕衫襯跳脫。』跳脫是何物？」宰臣未對。上曰：「即今之腕釧也。《真誥》言安妃有斫粟金跳脫，是臂飾。」嘗吟杜甫《曲江篇》云：「江頭宮殿鎖千門，細柳新蒲為誰綠？」乃知天寶以前樓臺之盛。鄭注乃命神策軍淘曲江、昆明二池，許公卿立亭館。兩軍造紫雲樓、彩霞亭，內出樓額賜之。

宣宗

帝好進士及第，每對朝臣問及第，苟有科名對者，必大喜，便問所試詩賦題目並主司姓名。或佳人物偶不中第，必歎息移時。嘗于內自題鄉貢進士李道龍。白居易之死，帝以詩吊之曰：「綴玉聯珠六十年，誰教冥路作詩仙？浮雲不系名居易，造化無為字樂天。童子解吟《長恨曲》，胡兒能唱《琵琶篇》。文章已滿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愴然。」帝制《秦邊陲曲》，其詞曰：「海嶽咸通。」及帝垂拱，而年號咸通焉。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，有「太康」字。帝怒曰：「太康失邦，乃以比我！」戶部韋渙奏云：「晉平吳寇，改號太康。雖有失邦之言，乃見歸美之文。」上曰：「天子大須博覽，不然，幾錯罪惲。」舊制：盛春內殿賜宴三日。帝妙音律，每先裁制新曲，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。至是，出宮女數百，分行連袂而歌。其曲有曰《播皇猷》者，率高冠方履，褒衣博帶，趨走俯仰，皆合規矩，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。有曰《蔥女踏歌隊》者，率言蔥嶺之士，樂河湟故地，歸國復為唐民也。若《霓裳曲》者，皆執節幡，被羽服，態度凝澹，飄飄然有翔雲舞鶴見左右。如是數十曲，流傳民間。〈出令狐澄《貞陵遺事》。〉

昭宗

陝府，唐昭宗有詩云：「安得有英雄，迎歸大內中。」或曰：「逍遙樓有太宗詩云：『昔乘匹馬去，今驅萬乘來。』志意不侔矣。」

武后

天授二年臘，卿相欲詐稱花發，請幸上苑，有所謀也。許之。尋疑有異圖，先遣使宣詔曰：「明朝游上苑，火急報春知，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」於是淩晨名花布苑，群臣咸服其異。后託術以移唐祚，此皆妖妄，不足信也。凡太后之詩文，皆元萬頃、崔融輩為之。萬歲、通天元年，鑄九鼎成，置於東都明堂之庭。后自製《曳鼎歌》，令曳鼎者唱和。開元二年，太子賓客薛謙光獻《東都九鼎銘》，其《蔡州鼎銘》，武后所制。文曰：「犧、農首出，軒、昊應期。唐、虞繼踵，湯、禹乘時。天下光宅，域內雍熙。上玄降靈，方建隆基。」紫薇令姚崇奏曰：「聖人啟運，休兆必彰，請宣付史館。」〈明皇御名，已兆於此。〉

徐賢妃

貞觀二十三年，上疏諫太宗息兵罷役，其略曰：「大業者易驕，願陛下難之；善始者難終，願陛下易之。」又曰：「漆器非延叛之方，桀造之而人叛；玉杯豈招亡之術，紂用之而國亡。侈麗之源，不可不遏。作法於儉，猶恐其奢。作法於奢，何以制後？」

上官昭容

張說作《昭容文集序》云：「古者，有女史記功書過，有女尚書決事宮闈。昭容兩朝專美，一日萬幾，顧問不遺，應接如響。雖漢稱班婕，晉譽左嬪，文章之道不殊，輔佐之功則異。跡秘九天之上，身沒重泉之下，嘉猷令範，代罕得聞。庶姬後學，嗚呼何仰。然則大君據四海之圖，懸百靈之命，喜則九圍挾纊，怒則千里流血，靜則黔黎乂安，動則蒼甿罷弊。入耳之語，諒其難乎？貴而勢大者疑，賤而禮絕者隔；近而言輕者忽，遠而意忠者忤。惟窈窕柔曼，誘掖善心，忘味九德之衢，傾情六藝之圃。故登昆巡海之意寢，剪胡刈越之威息，璿台珍服之態消，從禽嗜樂之端廢。獨使溫柔之教，漸于生人；風雅之聲，流于來葉。非夫玄黃毓粹，正明助思，眾妙扶識，群靈挾志，誕異人之寶，授興王之瑞，其孰能臻斯懿乎？鎮國太平公主，道高帝妹，才重天人。昔嘗共遊東壁，同宴北海，倏來忽往，物在人亡。憫雕琯之殘言，悲素扇之空曲。上聞天子，求椒房之

故事；有命史臣，敘蘭台之新集。」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，群臣應制百餘篇。帳殿前結彩樓，命昭容選一篇為新翻御製曲。從臣悉集其下，須臾，紙落如飛，各認其名而懷之。既退，惟沈宋二詩不下。移時，一紙飛墜，競取而觀，乃沈詩也。及聞其評曰：「二詩工力悉敵，沈詩落句云：『微臣雕朽質，羞睹豫章才。』蓋詞氣已竭。宋詩云：『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』猶陡健豪舉。」沈乃伏，不敢復爭。宋之問詩曰：「春豫靈池近，滄波帳殿開。舟淩石鯨動，槎拂斗牛回。節晦　　全落，春遲柳暗催。象溟看浴景，燒劫辯沉灰。鎬飲周文樂，汾歌漢武才。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。」昭容名婉兒，西台侍郎儀之孫。父廷芝，與儀死武后時。母鄭，方娠，夢巨人畀大秤曰：「持此秤量天下。」昭容生逾月，母戲曰：「秤量者豈汝邪？」輒啞然應。後內秉機政，符其夢雲。自通天以來，內掌詔命。中宗立，進拜昭容。帝引名儒，賜宴賦詩，婉兒常代帝及後、長寧、安樂二公主，眾篇並作，而采麗益新。又差第群臣所賦，賜金爵，故朝廷靡然成風。當時屬詞，大抵浮靡，然皆有可觀，昭容力也。韋后之敗，斬闕下。

孔紹安

大業末為監察御史，高祖為隋討賊河東，紹安監其軍，深見接遇。高祖受禪，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。高祖大悅，拜內史舍人。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，先來歸。紹安授秘書監，因侍宴，詠石榴，有「祇為時來晚，開花不見春」之句。武德中，令狐德棻欲補正歷代史記，詔各差官主修一代。紹安以中書舍人與崔善為蕭德言主梁，多歷年不能就，皆罷之。紹安在隋時，與孫萬壽以文詞稱，時謂孔、孫。

虞世南

顏師古《隋朝遺事》載：洛陽獻合蒂迎輦花，煬帝令袁寶兒持之，號司花女。時詔世南草《征遼指揮德音敕》於帝側，寶兒注視久之。帝曰：「昔傳飛燕可掌上舞，今得寶兒，方昭前事。然多憨態，今注目於卿，卿才人，可便嘲之。」世南為絕句曰：「學畫鴉黃半未成，垂肩躞袖太憨生。緣憨卻得君王惜，長把花枝傍輦行。」

魏徵

太宗在洛陽宮，幸積翠池。宴酣各賦一事。帝賦《尚書》曰：「日昃玩百篇，臨燈披五典。夏康既逸豫，商辛亦荒湎。恣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鮮。滅身資累惡，成名由積善。」徵賦西漢曰：「受降臨軹道，爭長趣鴻門。驅傳渭橋上，觀兵細柳屯。夜宴經柏谷，朝

游出杜原。終藉叔孫禮，方知皇帝尊。」帝曰：「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。」

李百藥

百藥七歲能屬文。齊中書舍人陸乂，嘗過其父德林，有說徐陵文者，雲「藉琅琊之稻」，坐客並不識其事。百藥進曰：「《傳》稱禹阝人藉稻。注云：禹阝國在琅琊、開陽縣。」人皆驚喜，曰：「此兒即神童。」百藥幼多病，祖母以百藥為名。名臣之子，才行相繼，四海名流，莫不宗仰。藻思沉鬱，尤長五言。雖樵童牧子，亦皆吟諷。及懸車告老，怡然自得，穿池築山，文酒談詠，以盡平生之志，年八十五。先是和太宗《帝京篇》，手詔曰：「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，齒之宿而意之新乎？」子安期，永徽末遷中書舍人。自德林至安期，三代掌制誥。安期孫義仲，又為中書舍人。

長孫無忌

無忌嘲歐陽詢形狀猥陋云：「聳膊成山字，埋肩畏出頭。誰令麟閣上，畫此一獼猴？」詢應聲曰：「索頭連背暖，漫襠畏肚寒。祗緣心渾渾，所以麵團團。」太宗笑曰：「詢殊不畏皇后耶？」

王勃

太宗嘗謂唐儉：「酒杯流行，發言可喜。」是時，天下初定，君臣俱欲無為，酒杯善謔，理亦有之。高宗雖不君，然亦深察事機。當時，諸王鬥雞，王勃在沛王府，戲為文檄英王。帝見之，大怒，曰：「此殆交鬥之漸。」即日竄勃。乙太宗之賢，杯酒一時之樂，何足為後世戒。及其弊也，中宗詔群臣曰：「天下無事，欲與群臣共樂。」於是《回波》豔詞，妖冶之舞，作於文字之臣，而綱紀蕩然矣。創業之難也，一觴一詠，足以肇亂，況其甚焉者哉！

馬周

《淩朝浮江旅思詩》云：「太清初上日，春水送孤舟。山遠疑無樹，潮平似不流。岸花開且落，江鳥沒還浮。羈望傷千里，長歌遣四愁。」

李義舟

義府初遇，以李大亮劉洎之薦。太宗召令詠烏，義府曰：「日　　朝彩，琴中聞夜啼。上林如許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帝曰：「與卿全樹，何止一枝。」

杜淹

杜淹始見袁天綱於洛，天綱謂曰：「蘭台成就，學堂寬廣。」又曰：「二十年外，終恐責黜，暫去即還。」武德六年，以善隱太子，俱配流雋州。淹至益州，見天綱曰：「洛邑之言，何其神也！」天綱曰：「不久即回。」至九年六月，召入。天綱曰：「杜公至京師，即得三品要職。淹至京，拜御史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。贈天綱詩曰：「伊呂深可慕，松、喬定是虛。系風終不得，脫屣欲安如？且珍紈素美，當與薜蘿疏。既逢楊得意，非復久閒居。」

蘇味道

趙州蘇味道，與里人李嶠號蘇李。武后朝為相，世號「模棱手」。《上元》云：「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。暗塵隨馬去，明月逐人來。遊妓皆穠李，行歌盡《落梅》。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。」

駱賓王

世稱王、楊、盧、駱。楊盈川之為文，好以古人姓名連用，如「張平子之略談，陸士衡之所記，潘安仁宜其陋矣，仲長統何足知之」，號為「點鬼簿」。賓王文好以數對，如「秦地重關一百二，漢家離宮三十六」，號為「算博士」。《帝京篇》曰：「倏忽搏風生羽翼，須臾失浪委泥沙。」賓王后與徐敬業興兵揚州，大敗逃死，此其讖也。

陳子昂

《獨異記》載：子昂初入京，不為人知。有賣胡琴者，價百萬，豪貴傳視，無辨者。子昂突出，顧左右以千緡市之。眾驚問，答曰：「余善此樂」。皆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明日可集宣陽裡。」如期偕往，則酒肴畢具，置胡琴於前。食畢，捧琴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，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轂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知。此樂賤工之役，豈宜留心？」舉而碎之，以其文軸遍贈會者。一日之內，聲華溢都。時武攸宜為建安王，辟為書記。

李日知

鄭州、李日知，景龍初為相。初，安樂公主館第成，中宗臨幸。燕從官，賦詩。日知卒章曰：「所願但知居者樂，無使時稱作者勞。」獨以規戒。睿宗他日謂曰：「向時雖朕亦不敢諫，非卿亮直何能爾？」即拜侍郎。

李景伯

景伯，中宗宰相懷遠之子。景龍初，為諫議大夫。中宗宴侍臣，酒酣，各命為《回波辭》。景伯獨為箴規語，帝不悅。蕭至忠曰：「真諫官也。」《回波詞》曰：「回波爾時酒卮，微臣職在箴規。侍宴既過三爵，喧嘩切恐非儀。」

崔融

久視元年，改控鶴府為奉宸府。張易之為奉宸令，引詞人為供奉。佞者奏云：「昌宗，王子晉後身。」令被羽衣，吹簫，乘木鶴，奏樂於庭。融賦詩為絕唱，有「昔遇浮邱伯，今同丁令威。中郎才貌是，藏史姓名非」之句。後與宰相蘇味道相誚云：「融詩所以不及相公，無銀花合。」蘇有詩云：「火樹銀花合。」味道云：「子詩雖無銀花合，還有金銅丁。」取令威之句也。

李適

初，中宗、景龍二年，始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，學士八員，直學士十二員，象四時、八節、十二月。於是李嶠、宗楚客、趙彥昭、韋嗣立為大學士；李適、劉憲、崔湜、鄭愔、盧藏用、李乂、岑羲、劉子玄為學士；薛稷、馬懷素、宋之問、武平一、杜審言、沈佺期閻朝隱為直學士。又召徐堅、韋元旦、徐彥伯、劉允濟等滿員。其後被選者不一。凡天子饗會游豫，惟宰相、直學士得從，春幸黎園並渭水祓除，則賜柳圈辟癘。夏宴蒲萄園，賜朱櫻。秋登慈恩浮圖，獻菊花酒稱壽。冬幸新豐，曆白鹿觀，登驪山，賜浴湯池，給香粉蘭澤，從行給翔麟馬、品官黃衣各一。帝有所感，即賦詩，學士皆屬和，當時人所欽慕。然皆狎猥佻佞，忘君臣禮法，惟以文華取幸，若韋元旦、劉允濟、沈佺期、宋之問、閻朝隱等，無他稱。景龍二年七月七夕，禦兩儀殿賦詩。李嶠獻詩云：「誰言七襄詠，流入五弦歌。」〈是日李行言唱《步虛歌》。〉九月，幸慈恩寺塔，上官氏獻

詩，群臣並賦。閏九月，幸總持，登浮圖，李嶠等獻詩。十月三日，幸三會寺，十一月十五日，中宗誕辰，內殿聯句為「柏梁體」。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。是月，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。十二月六日，上幸薦福寺，鄭愔詩先成，〈「舊邸三乘辟」是也。〉宋之問後進。〈「駕象法三婦」〉是也。立春，侍宴賦詩。二十一日，幸臨渭亭，李嶠等應制。三十日幸長安故城。十二月晦，諸學士入卜守歲，以皇后乳母戲適御史大夫竇從一。〈往來其家，遂有國爹之號。〉三年元日，清暉閣登高遇雪。宗楚客詩雲「蓬萊雪作山」是也，因賜金彩人勝。李嶠等七言詩。〈「千鍾聖酒御筵披」是也。〉是日，甚歡，上令學士遞起屢舞，至沈佺期賦《回波》，有「齒錄牙緋」之語。晦日，幸昆明池，宋之問詩「自有夜珠來」之句，至今傳之。二月八日，送沙門玄奘等歸荊州，李嶠等賦詩。十一日，幸太平公主南莊。七月，幸望春宮，送朔方節度張仁亶赴軍。八月三日，幸安樂公主西莊。九月九日，幸臨渭亭，分韻賦詩。韋安石先成。十一月一日，安樂公主入新宅，賦詩。十五日，中宗誕辰，長寧公主滿月，李嶠詩「神龍見象日，仙鳳養雛年」是也。二十三日，南郊，徐彥伯上《南郊賦》。十二月十二日，幸溫泉宮，敕蒲州刺史徐彥伯入仗，同學士例，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，上官昭容獻七言絕句三首。十四日，幸韋嗣立莊，拜嗣立逍遙公，名其居曰「清虛原」、「幽棲穀」。十五日，幸白鹿觀。十八日，游秦始皇陵。四年正月朔，賜群臣柏樹。五日，蓬萊宮宴吐蕃使，因為柏梁體。〈吐蕃舍人亦賦。〉七日，重宴大明殿，賜彩鏤人勝，又觀打球。八日，立春，賜彩花。二十九日，晦，幸滻水。二月一日，送金城公主。三日，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。是夕，岑羲設茗飲，討論經史，武平一論《春秋》，崔日用請北面，日用贈武平一歌曰：「彼名流兮左氏癖，意玄遠兮冠今夕。」二十一日，張仁亶至自朔方，宴于桃花園，賦七言詩。明日，宴承慶殿，李嶠等賦《桃花園詞》，因號《桃花行》。三月一日，清明，幸梨園，命侍臣為拔河之戲。三日上巳，祓禊於渭濱，賦七言詩，賜細柳圈。八日，令學士尋勝，同宴于禮部尚書竇希琳亭，賦詩，張說為之序。十一日，宴于昭容之別院。二十七日，李嶠入都祔廟，徐彥伯等餞之，賦詩。四月一日，幸長寧公主莊。六日，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。其日，過希琳宅，學士賦詩。二十九日，禦宴，祝欽明為八風舞，諸學士曰：「祝公斯舉，《五經》掃地盡矣。」睿宗時，道士司馬承禎天臺，適贈詩，詞甚美，朝士屬和三百餘人，徐彥伯編為《白雲記》。

徐彥伯

徐彥伯為文，多變易求新，以鳳閣為鵷閣，龍門為虬戶，金穀為銑溪，玉山為瓊岳，竹馬為篠驂，月兔為魄兔。進士效之，謂之「澀體」。

李嶠

皮日休《松窗錄》云：「中宗嘗召宰相蘇瓌、李嶠之子進見，時皆童年。帝謂曰：『汝等各以所通書，取宜奏者，為我言之。』頲應曰：『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』嶠之子忘其名，亦奏曰：『斮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』帝曰：『蘇瓌有子，李嶠無兒。』」

蘇頲

長安盛春遊，頲制詩云：「飛埃結紅霧，游蓋飄青雲。」明皇嘉賞，以禦花親插其巾上。時榮之。

沈佺期

張燕公說嘗謂佺期曰：「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。」佺期，字雲卿，相州人。除給事中、考功郎，受贓劾，未究。會張易之敗，遂長流驩州。稍遷台州錄事參軍，入計召見，拜起居郎，兼修文直學士。侍宴，為弄詞悅帝，賜牙緋，尋為太子詹事。開元初，卒。〈佺期《回波樂詞》云：「回波爾時佺期，流向嶺外生歸。身名已蒙齒錄，袍笏未復牙緋。」〉魏建安後訖江左，詩律屢變。至沈約庾信，以音韻相婉附，屬對精密。及宋之問、沈佺期，又加靡麗，回忌聲病，約句准篇，如錦繡成文，學者宗之，號為沈、宋。語曰：「蘇、李居前，沈、宋比肩。」謂蘇武、李陵也。

李行言

景龍中，中宗引近臣宴集，令各獻伎為樂。張錫為《談容娘舞》，宗晉卿舞《渾脫》，張洽舞《黃鼞》，杜元琰誦《婆羅門咒》，行言唱《駕車西河》，盧藏用效道士上章，國子司業郭山惲請誦古詩兩篇，誦《鹿鳴》、《蟋蟀》未畢，李嶠以詩有「好樂無荒」之語，止之。行言，隴西人，兼文學幹事。《函谷關》詩為時人所許。中宗時，為給事中。能唱《步虛歌》。帝七月七日禦兩儀殿會宴，帝命為之。行言於御前長跪，作三洞道士青詞歌曲，貌偉聲暢，上頻歎美。

張元一

武后朝，左司郎中張元一善滑稽。時西戎犯邊，武懿宗統兵禦之，至邠，畏懦而遁。元

一嘲曰：「長弓短度箭，蜀馬臨高騙。去賊七百里，隈牆獨自戰。忽前逢著賊，騎豬向南竄。」則天未曉，曰：「懿宗無馬邪？」元一曰：「騎豬，夾豕也。」則天大笑。後嘗問元一，外有何事，曰：「有三慶：旱而雨，洛橋成，郭洪霸死。」〈洪霸，酷吏也。〉

劉希夷

劉希夷，一名庭芝，汝州人。少有文華，好為宮體詩，詞旨悲苦，不為時人所重。善彈琵琶。嘗為《白頭翁詠》云：「今年花落顏色改，明年花開復誰在？」既而自悔曰：「我此詩讖，與石崇『白首同所歸』何異？」乃更作一聯云：「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風年年人不同！」既而又歎曰：「此句復仍似向讖矣。然死生有命，豈復由此！」即兩存之。詩成未周歲，為奸人所殺。或云宋之問害之。後孫翌撰《正聲集》，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，由是大為人所稱。〈或云：之問害希夷以《洛陽篇》為己作，至今載此篇在之問集中。〉

張敬忠

先天中，王主敬為侍御史，自以才望華妙，當入省台前行。忽除膳部員外郎，微有悵惋。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曰：「有意嫌兵部，專心望考功。誰知腳蹭蹬，幾落省牆東。」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。

張說

張說謫岳州，常鬱鬱不樂。時宰相以說機辯才略，互相排擯。蘇頲方大用，說與瑰善，說因為《五君詠》，致書封其詩以貽頲。誡其使曰：「當候忌日近暮送之。」使者近暮至，吊客多說先公僚舊，頲覽詩，嗚咽流涕。翌日，上對，大陳說忠正蹇諤，人望所屬，不宜淪滯遐方。上因降璽書勞問，俄遷荊州長史。由是陸象先、韋嗣立、張庭珪、賈曾，皆以譴逐歲久，因加甄敘。頲以父之執友，事之甚謹。王泠然上燕公書云：「《詩》云：『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』此言雖小，可以喻大。相公《五君詠》曰：『淒涼丞相府，餘慶在玄成。』蘇公一聞此詩，移公于荊府，積漸至相，由蘇得也。今蘇屈居益部，公坐廟堂，投木報瓊，義將安在？亦可舉蘇以自代，然後為朔方之行。」泠然書又曰：「相公《岳陽樓送別詩》云：『誰念三千里？江潭一老翁。』今日忘往日之棲遲，貪暮年之富貴，可乎？」

宋璟

劉禹錫《獻權舍人書》曰：「昔宋廣平之沉下僚也，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，廣平投以《梅花賦》，蘇盛稱之，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，名遂振。嗚呼！以廣平之才，未為是賦，則蘇公未暇知其人邪！將廣平困於窮，阨於躓，然後為是文邪！是知英賢卓犖，可外文字，然猶用片言借說于先達之口，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，矧碌碌者，疇能自異？」

王灣

王灣登先天進士第。開元初，為滎陽主簿。馬懷素欲校正群籍，灣在選中，各部撰次。後為洛陽尉。商璠云：灣詞翰早著，為天下所稱，最者不過一二。《游吳中江南意》云：「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。」詩人以來，無聞此句。張公居相府，手題於政事堂，每示能文，令為楷式。又《擣衣篇》云：「月華照杵空悲妾，風響傳砧不見君。」所有眾制，咸類若斯，非張、蔡輩之未見，覺顏、謝之彌遠乎！《江南意》云：「南國多新意，東行伺早天。潮平兩岸失，風正一帆懸。海日生殘夜，江春入舊年。從來觀氣象，唯向此中偏。」

姚崇

《口箴》云：「君子欲訥，吉人寡辭。利口作戒，長舌為詩。斯言不善，千裡違之。勿謂可復，駟馬難追。惟靜惟默，澄神之極。去甚去泰，居物之外。多言多失，多事多害。聲繁則淫，音希則大。室本無暗，垣亦有耳。何言者天，成蹊者李。似不能言，為世所尊。言不出口，冠時之首。無掉爾舌，以速爾咎；無易爾言，亦孔之醜。欽之謹之，可大可久。欽之伊何？三命而走；謹之伊何？三緘其口。勉哉夫子，行矣勉旃。書之屋壁，以代韋弦。」李德裕《舌箴序》曰：「予宿於洞庭西，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，如舊相識。問餘曰：『君見僕所作《口箴》乎？』餘對曰：『去歲居守東門，于公曾孫諫議合處睹金石之刻。』遂莞爾而笑曰：『孫子猶能藏之。』」又曰：「余感姚公之夢，乃為《舌箴》雲。」

趙仁獎

「令乘驄馬去，丞脫繡衣來。」仁獎送上蔡令潘好禮拜御史詩也。或疑其假手。蓋仁獎

在王戎墓側，善歌《黃鸝》。景龍中，負薪詣闕雲，助國調鼎，即除台官。中書令姚崇曰：「此是《黃鸝》邪？」授以當州一尉，惟以《黃鸝》自銜。宋務光嘲之曰：「趙仁獎出王戎墓下，入朱博台中。舍彼負薪，登茲列柏，行人不避驄馬，坐客惟聽《黃鸝》。忽一夫負兩束薪曰：『此合拜殿中。』人問其由，曰：『趙以一束拜監察，此兩束合授殿中。』」

金昌緒

《春怨詩》云：「打卻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幾回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〈顧陶取此詩為《唐類詩》。〉

張九齡

九齡在相位，有蹇諤匪躬之誠。明皇既在位久，稍怠庶政，每見帝，極言得失。林甫時方同列，陰欲中之。將加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實封，九齡稱其不可，甚不葉帝旨。他日，林甫請見，屢陳九齡頗懷誹謗。于時方秋，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賜，將寄意焉。九齡惶恐，因作賦以獻。又為《燕詩》以貽林甫，曰：「海燕何微眇，乘春亦暫來。豈知泥濘濺，只見玉堂開。繡戶時雙入，華軒日幾回。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相猜。」林甫覽之，知其必退，恚怒稍解。

王維

《集異記》載：王維未冠，文章得名，妙能琵琶。春試之日，岐王引至公主第，使為伶人進主前。維進新曲，號《鬱輪袍》，並出所作。主大奇之，令宮婢傳教，遂召試官至第，諭之，作解頭登第。祿山之亂，李龜年奔放江潭，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：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？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。」又：「秋風明月苦相思，蕩子從戎十載餘。征人去日殷勤囑，歸雁來時數附書。」此皆王維所制，而梨園唱焉。王維年十七時，《九日憶山東弟兄》云：「獨在異鄉為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」祿山大會凝碧池，梨園弟子欷歔泣下。樂工雷海清擲樂器，西向大慟，賊支解于試馬殿。維時拘於菩提寺，有詩曰：「萬戶傷心生野煙，百僚何日更朝天？秋槐落葉深宮裡，凝碧池頭奏管弦。」後有罪，以此詩獲免。甯王憲貴盛，寵妓數十人。有賣餅之妻，纖白明媚，王一見屬意，因厚遺其夫求之，寵愛逾等。歲餘，因問曰：「汝復憶餅否？」使見之，其妻注視，雙淚垂頰，若不勝情。時王坐客十餘人，

皆當時文士，無不淒異。王命賦詩，維先成云：「莫以今時寵，難忘異日恩。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」坐客無敢繼者，王乃歸餅師，以終其志。〈出《本事詩》。〉或說：維詠《終南山詩》，譏時也。詩曰：「太一近天都，連山接海隅。」言勢焰盤據朝野也。「白雲回望合，青靄入看無。」言徒有其表也。「分野中峰變，晴陰眾壑殊。」言恩澤偏也。「欲投人處宿，隔水問樵夫。」畏禍深也。商璠云：「維詩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愜。在泉為珠，著壁成繪，一字一句，皆出常境。至如：『落日山水好，漾舟信歸風。』又『澗芳襲人衣，山月映石壁。』又『天寒遠山靜，日暮長河急。』又『賤日豈殊眾，貴來方悟稀。』又『日暮沙漠陲，戰聲煙塵裡。』詎肯慚于古人也？」

王縉

王縉《九月九日作》云：「莫將邊地比京都，八月嚴霜草已枯。今日登高樽酒裡，不知能有菊花無？」

賀知章

賀知章年八十六，臥病，冥然無知。疾損，上表乞為道士還鄉，明皇許之。舍宅為觀，賜名千秋，命其男曾子會稽郡司馬，賜鑒湖剡川一曲。〈元乞官湖一曲為放生池，因賜剡川一曲。〉詔令供帳東門，百僚祖餞。御製送詩，並序云：「天寶三年，太子賓客賀知章，鑒止足之分，抗歸老之疏，解組辭榮，志期入道。朕以其年在遲暮，用循掛冠之事，俾遂赤松之遊。正月五日，將歸會稽，遂餞東路，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帳青門，寵行邁也。豈惟崇德尚齒，抑亦勵俗勸人，無令二疏，獨光漢冊。乃賦詩贈行。詩云：『遺榮期入道，辭老竟抽簪。豈不惜賢達？其如高尚心。環中得秘要，方外散幽襟。獨有青門餞，群英悵別深。』又云：『筵開百壺餞，詔許二疏歸。仙記題金籙，朝章換羽衣。悄然承睿藻，行路滿光輝。』」

李嘉祐

《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》云：「細草綠汀洲，王孫耐薄游。年華初冠帶，文體舊弓裘。野渡花爭發，春塘水亂流。使君矜小阮，應念倚門愁。」《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》云：「萬室邊江次，孤城對海安。朝霞晴作雨，濕氣曉生寒。苔色侵衣桁，潮痕上井欄。題書招茂宰，思爾欲辭官。」高仲武云：「嘉祐，袁州人。振藻天朝，大收芳譽，中興高流也。與錢郎別為一體，往往涉于齊梁，綺靡婉麗，蓋吳均何遜之敵也。至於『野渡花

爭發，春塘水亂流』，『朝霞晴作雨，濕氣曉生寒』，文華之冠冕也。又：『禪心超忍辱，梵語問多羅。』設使許詢更生，孫綽復出，窮思極筆，未到此境。」

張均

均，丞相說之子也。說最鍾愛，其情見於《岳州別均》之詩。說為丞相，知官考，均時任中書舍人，特注之曰：「父教子忠，古之善訓。祁奚舉午，義不務私。至於潤色王言，彰施帝載，道參墳典，例紀旂常，恭聞前烈，尤難其任。豈以嫌疑，敢撓綱紀，考上下。」均能文，為大理卿。祿山盜國，為偽中書令，免死，流合浦。

王諲

《除夜》云：「今歲今宵盡，明年明日催。寒隨一夜去，春逐五更來。氣色空中改，容顏暗裡回。風光人不覺，已著後園梅。」

孟浩然

皮日休《孟亭記》云：「明皇世，章句之風，大得建安體。論者推李翰林、杜工部為尤。介其間能不愧者，惟我鄉之孟先生也。先生之作，遇景入詠，不鉤奇抉異，令齬齷束人口者，涵涵然有幹霄之興，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。北齊美蕭慤『芙蓉露下落，楊柳月中疏』，先生則有『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』。樂府美王融『日霽沙嶼明，風動甘泉濁』，先生則有『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』。謝朓之詩句，精者有『露濕寒塘草，月映清淮流』，先生則有『荷風送香氣，竹露滴清響』。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間也。」《建德江宿》云：「移舟泊煙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曠天低樹，江清月近人。」

陶峴

陶峴，彭澤之孫也。開元末，家昆山，泛遊江湖，自製三舟，與孟彥深孟雲卿焦遂共載。吳越之士，號為「水仙」。省親南海，獲昆侖奴名摩訶，善泅水。至西塞山下，泊舟吉祥佛寺，見江水深黑，謂必有怪物，投劍命摩訶下取。久之，支體磔裂，浮于水上。峴流涕回棹，賦詩自敘，不復遊江湖矣。詩云：「匡廬舊業是誰主，吳、越新居安此生。白髮數莖歸未得，青山一望計還成。鴉翻楓葉夕陽動，鷺立蘆花秋水明。從此舍舟何所詣，酒旗歌扇正相迎。」

王昌齡

昌齡，字少伯，江甯人。中第，補校書郎。又中博學宏詞科，遷汜水尉。不護細行，世亂還鄉里，為刺史閭邱曉所殺。其詩縝密而思清，時謂王江寧。《長信秋》詞云：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且將團扇共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

李清

《詠石季倫》云：「金谷繁華石季倫，只能謀富不謀身。當時縱與綠珠去，猶有無窮歌舞人。」清登天寶十二年進士第。

韓滉

《聽樂悵然自述》：「萬事傷心對官弦，一身含淚向春煙。黃金用盡教歌舞，留與他人樂少年。」

王之渙

《出塞詩》詩：「黃沙直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羌笛何須怨楊柳？春風不過玉門關。」之渙，并州人，與兄之咸、之賁皆有文名，天寶間人。樂天作《滁州刺史鄭昉墓志》云：「與王昌齡王之渙崔國輔連唱迭和，名動一時。」